

Y U W A N G

当代情感体验小说系列

宋梓珏 / 著

欲望

时代文艺出版社

欲 望

作 者：宋梓珏

责任编辑：张四季

责任校对：张四季

装帧设计：李 栋

出 版：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124号 邮编：130021 电话：5638648)

发 行：时代文艺出版社

印 刷：北京人民文学印刷厂

开 本：850×1168毫米 32开

字 数：180千字

印 张：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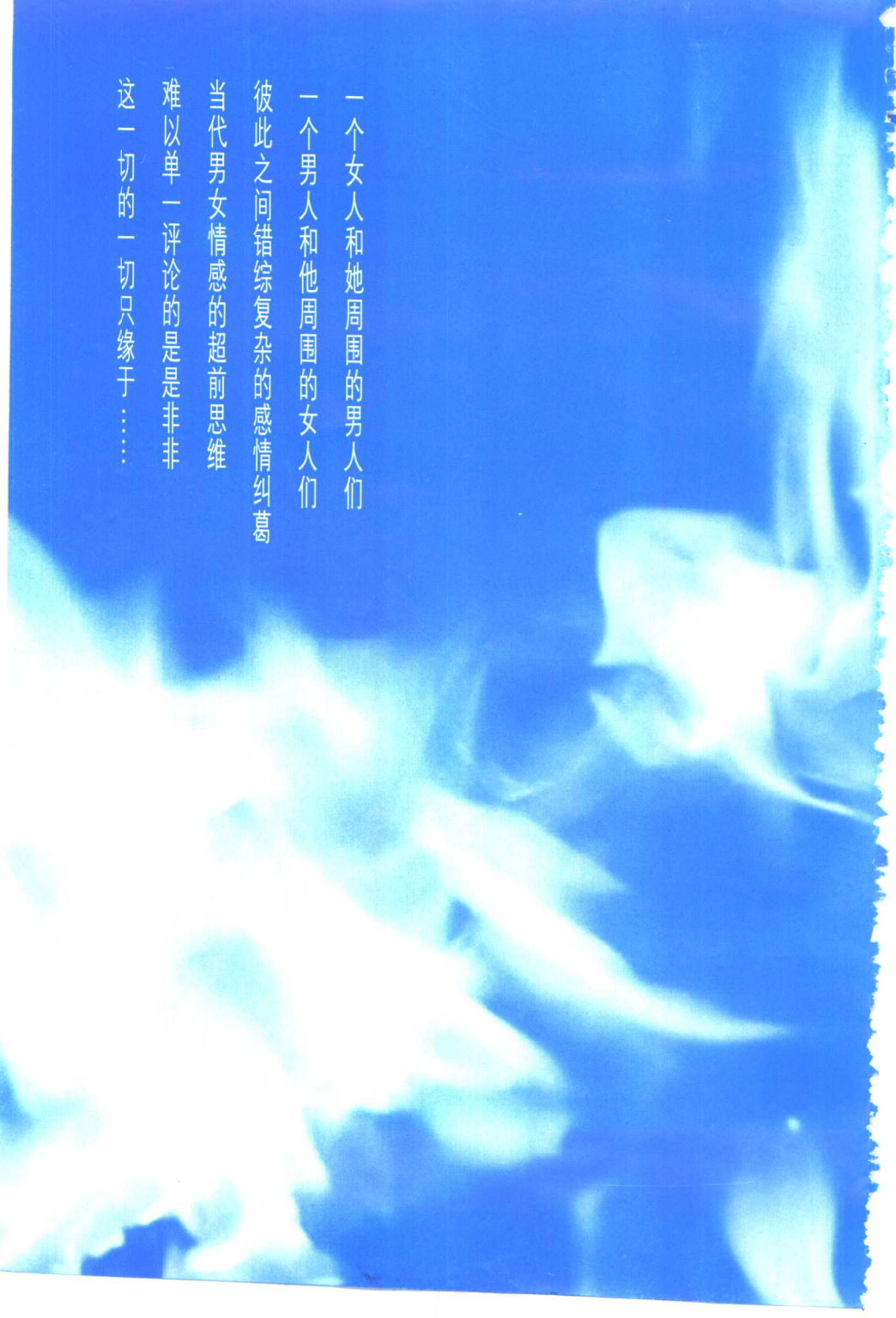
版 次：2000年10月第1版

印 次：2000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 数：8000

书 号：ISBN 7-5387-1471-5/I·1428

定 价：16.80元



一个女人和她周围的男人们
一个男人和他周围的女人们
彼此之间错综复杂的感情纠葛
当代男女情感的超前思维
难以单一评论的是是非非
这一切的一切只缘于……

内容简介

李梅和她周围的女人们，刘志与他周围的男人们，以及他们彼此之间错综复杂的感情纠葛，难以单一评说的是是非非，好的人或者是不好的人，这一切只源于他们的那份活跃、丰富的不安份的心境……

这是我们所熟悉的人和故事，这样的人和这样的故事如此地贴近我们的生活，就像是发生在你的身边。而这样的故事往往是令人不能够愉快、不能够轻松对待的。因为无论是书里为你讲述的人还是故事，几乎就是对人们向往的所谓美好情感追求的一个打击。它残忍的剖析类似人群的灵魂，将其真真切切地呈现在你的面前，让你感觉到不舒服；它们存在，所以我们无奈！

1

“远远的看见你的时候，才觉得生活原来竟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这是很早以前一个男生写在纸条上送给李梅的一句话，那时候她还在上大学。刚开始李梅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偷着得意了好几天。其实，李梅自己比谁都清楚她并没有那个男的说的那么邪乎。起码总不会因为自己的存在就让人家感到生活美好吧？但被人赞誉，特别是被一个爱慕自己的异性所赞誉，毕竟不是一件坏事，对于满足女人的虚荣心来讲也是颇为受用的。

不知为什么，今天和刘志坐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忽然想起了这件事。谁说的她倒想不起来了，那句话却记得特别清楚。李梅嘬了口茶，自顾吃吃地笑了起来。

刘志莫名其妙地朝四下看了看，小饭馆里几乎没什么人，摆在酒柜上的电视机正播放着一部外国电视剧，两三个服务员和后厨的师傅倒坐着椅子，拄着下巴额看，个个一副没意思透顶的样子：半夜 12 点多了，实在是没什么节目可看了。就等他们结帐呢！

靠着窗坐着的一对青年男女，隔着桌子头紧紧地靠

在一起，低声地说着什么，缠缠绵绵的，肯定是正在热恋。刘志重新将目光对着李梅：“笑什么？那么得意！”

“咦，我笑了吗？”李梅矢口否认，脸上仍是掩饰不住的笑意。

“睁着眼睛就跟我撒谎。”刘志亲昵地刮了一下李梅的鼻头。李梅喜欢刘志对她的这个小动作。因为刘志是个深沉的人，这和他平日的表现很不相符。这样，李梅就有一种被宠爱的感觉。

“把烟给我找出来点上。”

李梅老老实实在刘志的包里找出烟递给刘志，点燃。

刘志惬意地吸了一口，看了一眼靠窗坐着的那对情侣，说：“我小的时候有一次从天津坐火车回家，大概十多岁吧，我舅舅带着我。我姥姥家在天津。那时候还是冬天呢，怕赶不上火车，所以一大早就起来往火车站赶。天很冷，舅舅要去排队买火车票，就把我领到火车站旁边的一家小饭馆里，要了一碗鸡蛋汤让我坐在那里等着。小饭馆里很冷清，除了我还有一对青年男女，两个人坐在角落里低声地说着什么，桌子上摆了好几个菜，很幸福的样子。那时候我就想如果将来我有女朋友了，我一定也要带她去饭店吃饭。”刘志说完了，抬眼看李梅。李梅没有坐在他的对面，紧挨着他坐着，双手握着茶杯，没有作声。李梅实在找不出话来承接刘志的话。

刘志拍拍李梅的额头：“我们走吧！看外面阴沉沉的，

好像要下雪了。”

李梅赖着不想动，指着桌上的牡蛎汤：“这个还一口没动呢，多浪费。”

刘志说：“我原先以为我能多吃一些呢！”仰脖喝下还剩下的半杯啤酒。

刘志向来如此，他是宁可不吃饭不吃菜却不能浪费半点酒的。

李梅回头看了看那对情侣，俩人仍是窃窃私语，很专注，不时地发出开心的低笑声，没有半点要走的意思。

女服务员打了个哈欠，皱着眉头朝这边望了望。刘志随即招招手：“结帐。”

两个人出来的时候，风刮得很大，街面上的垃圾袋和纸片儿等脏东西被卷得四处飞。李梅缩了缩脖子，唏嘘不止：“我们去哪儿？”

“再说吧！”刘志掀开自己的半边大衣，将李梅裹得严严实实，紧紧地搂在怀里往马路对面跑。李梅连出于本能的反应都来不及。

刘志的车停在马路对面。

车上，李梅紧挨着刘志坐在他旁边的副驾驶座上。

长时间的沉默。刘志开着车，眼睛余光不时地瞥李梅。

李梅竭力装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模样。她不看刘志，她一直看着车窗外。路上几乎看不见行人，昏黄的路灯照在地上投射出斑斑驳驳的影子，根本就没有什么好看的。

刘志知道李梅一定在想刚才的事。他忍不住笑，有几分得意。

李梅看了刘志一眼，没有问刘志笑什么，两个人都是聪明人，彼此心照不宣。

刘志的车开得很慢：“想一想，我们去哪儿？”

“要不你送我回去吧，我有点儿困了。”

“好。”刘志居然半点都没有犹豫。

李梅有点生气了。生闷气，找不出理由发火。

快临近下班时，外面忽然下雪了。各部门的人都聚到会议室玩扑克牌“打棒”。个个人大呼小叫，兴高采烈的，像过年。

何冬萍到刘志的办公室：“刘总，玩不玩麻将？”

刘志：“行，你组织牌局吧！”

何冬萍抄起电话，积极地张罗人。

等刘志的朋友老张和王丛开车赶来的时候，何冬萍已经把麻将桌支好了。

几个人刚刚坐好，何冬萍的手机忽然间响了起来。“谁呀，这么烦人！”何冬萍边嘟囔边从包里拿手机，看了看屏幕显示出来的电话号码，说：“对不起，我得先接个电话。”起身往门外走去，药材公司的张经理打哈哈：“冬萍，谁的电话呀，神神秘秘的，还怕我们听怎么着？”

何冬萍回头笑：“谁还不允许有个婚前好友什么的呀！”说这话的时候，似不经意地瞥了刘志一眼。

刘志嘴里叼着根烟，正挨个发扑克牌当“飞子”。就跟什么事也没发生似的。

何冬萍刚出去，赵艳就推门进来了，下雪了，她现回家取了把伞给刘志送过来。刘志招手：“来来来，艳姐，正好三缺一呢。”赵艳比刘志大了三岁，刘志就学张学良那样，管赵艳叫艳姐。

赵艳高兴得不行：“是吗？”赶忙放下手里的伞，坐下来码牌。赵艳爱打麻将，是出了名的。

张经理边掷骰子边提醒刘志：“刘志你让艳姐玩就不怕冬萍待会儿回来跟你闹！”

大家都知道刘志和赵艳、何冬萍三个人之间的关系，所以张经理说话也不避讳。

刘志边抓牌边满不在乎地：“操，我还怕她呀？真是毛病。”

赵艳脸上更加灿烂：“大家玩完麻将上我家吃饭去呀！”

还没等老张他们应声呢，何冬萍就满脸笑容地进来了。发现赵艳坐在自己的位置上，愣了一下，随即开始发火：“什么意思？今晚儿的牌局是我组织的，凭什么，欺负人呢？”

刘志无动于衷，看都未看一眼气势汹汹的何冬萍，自顾打出一张牌：“西风。”

何冬萍气坏了，“有什么意见提出来，干吗？就是欺负人也不能这么欺负啊！”她不能容忍刘志当着别人的面

特别是当着赵艳的面这么对待她。

隔壁会议室里打扑克的一伙人听到有人吵架，个个兴奋地纷纷扔下手里的扑克牌，都争先恐后地跑出来：“谁呀？啊？谁和谁呀？”有腿快的跑到办公室门口探头看了看，见是何冬萍，又缩了回去，垂头丧气地朝跟在后面的人扬了扬手：“回去，回去。走，打扑克去！”

他们对这种事已经是见惯不怪了。

“真没意思！”知道是何冬萍后，大家简直失望坏了！

面对这种僵局，总不能没有人去管。老张看了看大家后，开始笑嘻嘻地打圆场：“小何你别生气，赵艳也不过就是替你抓了把牌，你刚才不是出去接电话了吗？”话说完了，看了眼赵艳。赵艳没理老张这茬，仍稳稳地坐在那里，根本就没有要起来的意思。老张自嘲地抿着嘴乐：“来来，小何，要不我的位置让给你。”

何冬萍根本就不领情：“张总你不用给我让位子，我何冬萍再怎么下三滥还得要脸呢！”恨恨瞪了赵艳一眼，抓起自己放在旁边桌上的皮包，摔门出去。

老张讪讪的有些不太自在，嘟囔着埋怨刘志：“操，这叫什么事呀！”

刘志：“别管她，何冬萍个傻B，疯了！”

王丛抬头看了看窗外，外面的雪还在下着，漫天飞舞的，看似是今年冬天下的最大的一场雪了。

王丛似乎有些过意不去：“要不你还是出去看看吧！”

刘志一脸嘲笑地看王丛：“我说哥，你能不能别逗了？

你当咱们还是十七八岁的小青年谈恋爱呢！嚟！”

王丛还想说什么，赵艳“啪”的拍出一张牌，媚笑着对王丛：“王哥，该你出牌了！”

老张插了下王丛：“出牌。”

王丛看他们的态度，也不好再多嘴自讨没趣了。

李梅将各部门上个月呈报上来的产值月报表统计好后，放到刘志旁边的办公桌上，说：“刘总，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先走了。”

刘志扫了眼窗外：“你把艳姐的伞带上。”

赵艳腾出一只手，有点像献殷勤似的拿起旁边的折叠伞递给要出去的李梅：“李梅你把我这把伞带着吧，外边儿下那么大的雪，反正我们在这儿打麻将也用不着。”

李梅感到浑身很不舒服，接过伞，嘴里却说：“谢谢你啊，艳姐。”直到走出办公室了，仍然觉得很别扭。

王丛目送李梅走出去后，迫不及待地问刘志：“哎，新来的啊？”

刘志：“不是，以前一直在楼上客户部，刚调下来。”

王丛若有所思：“怪不得，我说我以前怎么没见过呢！”

赵艳对这种事最敏感，她见王丛的表情，便开始调笑：“怎么着，对咱们的李梅有意思啦！”

王丛也不隐瞒，“刘志，我要是对你手下的那个李梅有什么举措，你没意见吧？”

刘志：“操，我还能咋地，搞破鞋的那种事儿是能管

得了的吗？”

王丛：“那就得，可别到时候说我挖你墙角。”

赵艳摸了一张牌，见是红中，没用，又扔了出去。

“王哥，不是我打击你，你想泡李梅还真有点够呛。”

王丛：“赵艳你瞧不起我？我跟你说，我王丛活了三十六七年，在情场上还真就没败过。我就不信那个邪，有钱还怕摆不平一个女人！哎，刘志，那个李梅人怎么样？”

刘志：“还行吧！人就是木了点儿。”

赵艳表现得比王丛还兴奋：“王哥，用不用我事先帮你们沟通沟通？事成了，请我吃饭！”

王丛戏谑：“赵艳你这么积极地跟着掺和，是不是怕刘志近水楼台先得月呀？”

赵艳急了：“你这人怎么这么说话，不用就算了！真是好心没好报。”见刘志没什么反应，脸色才又缓和下来，瞪王丛：“没你这么缺德的！”

李梅撑伞走到大门口，远远就看见何冬萍满身披雪地站在那里。原来何冬萍从单位跑出去之后就一直站在那儿。李梅觉得自己直接从她身边走过去不大好，想了想，只好过去陪何冬萍一起站着，边拍何冬萍身上的积雪边说：“冬姐你进办公室吧，在这站着多冷啊！”

何冬萍终于忍不住哭起来：“李梅，刚才你也看见了，你说他们不是明摆着欺负我吗！他妈的刘志真没良心，为了他我把婚都离了，无名无份地跟了他这么多年，我到底图他什么？他和别的女人扯，找小姐，我都认了，只要他

觉得快乐就行，现在他又搬到赵艳家去住，我也忍了。到头来他却这么对我，他对得起我吗！”

“冬姐你别哭了。你这么为刘经理伤心，刘经理也不知道，不值得。”李梅不知道该怎么劝何冬萍，觉得何冬萍很可怜。想起那天晚上和刘志在一起时的情景，倒觉得自己也有点儿对不起何冬萍了。真说不清自己稀里糊涂的怎么也会和刘志扯上关系。在心里，李梅本来一直就挺瞧不起刘志他们那一伙人的。被俩个臭钱烧得都不知道自己是誰了。这其中当然也包括那些围在刘志身边的女人。

何冬萍可以把自己最要好的女朋友劝到刘志的床上，她自己在一旁坐着看着刘志和自己的女友做爱，就是挖空心思李梅也想像不出那是怎样的一番情景。只要刘志觉得快乐就行。李梅想何冬萍真是爱刘志已经到了极至了。大家都这么说，事情是不是真的，谁都无法去证实。

刘志本来就是一个处处引人注目谣言又极多的男人。李梅想如果何冬萍换作是自己的话，自己无论如何也不会达到像她的那种爱一个人到了忘我的境界的。起码得要在对方的心里找得到自己的位置。又想到自己和刘志之间的关系上来了，其实自己和刘志之间并没有什么，两个人不过是一起吃了顿饭，而刘志也只不过搂了她一下，可这能说明什么呢！是她自己太小心眼把事情看得太过于严重了。毕竟，她和刘志身边的那些女人不一样，和赵艳、何冬萍不一样。李梅这样为自己找理由开脱，心虚得却仍不敢正视何冬萍。

何冬萍一直在流泪，流水一样止都止不住了。那么多泪水，何冬萍也不抬手去擦，任凭它们流淌着，好像要把自己所承受的屈辱和愤恨一次性流完似的。

雪越下越大，没有一丝风。李梅也不说话。何冬萍抑制不住的抽泣声愈发显得伤情，绝望。李梅实在找不出什么话来劝何冬萍。说什么呢？说什么都不合适。只有傻呆呆的擎着赵艳的伞陪何冬萍在雪中站着，也不知道要站到什么时候。

终于，李梅的呼机响了起来。李梅简直要高兴坏了。极力掩饰内心的兴奋，从包里掏出呼机看：是博雅公司的经理马威风打来的，只是让李梅有时间回电话，并没说什么事儿。

何冬萍吸了吸鼻子，说：“李梅，你有事你就先走吧，不用在这儿陪我。”

李梅将呼机放回包里：“冬姐，要不你就回屋去吧，别在这儿站着了。”

何冬萍说：“李梅你走吧，我心里不好受，哭一会儿就没事儿了。我再待一会儿就回屋去。他们不让我好过，我也不会让他们舒服！”

李梅有些过意不去：“不好意思啊冬姐，那我走了啊！”。走出很远了，回过头去看，发现何冬萍还在那儿站着。

李梅想起来给马威风回电话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九点多了。天晴了，地上积了厚厚的一层雪。李梅想，明天早

上又要早早起床了，路滑，人又多，公交车一定开得跟个病牛似的。

马威风在电话那头说：“李梅，你怎么才给我回电话，我还以为你出门了不在沈阳呢！”

李梅说：“我还能去哪儿呀？呼机打的是震动，刚才看几点的时候才看见你呼我，马上就给你回电话了。”

马威风：“李梅你吃没吃饭，我去接你请你吃饭。”

李梅：“不去了。我这几天拉肚子，怕出洋相，改天吧！”

马威风：“改天干吗？改天说不上又有什么事了。和我在一起你就放心吧，我保证不会让你出洋相。”

李梅最不会拒绝人。听到电话那端乱糟糟的，声音很嘈杂，就笑嘻嘻地转移话题问马威风：“马总你在哪儿呢，怎么感觉你周围那么乱，像有很多人似的。”

马威风说：“我在火车站售票大厅呢。他妈的，也不知道怎么会有这么多人，个个都跟奔丧似的，买票跟玩命似的又挤又抢的。”

李梅：“马总你要出门呀？去火车站。”

马威风：“我哪也不去，心里烦，也不知道怎么转着转着就转到火车站来了。李梅你是不是听不清楚，我出去跟你说吧。”

李梅：“马总你还是在售票大厅跟我讲吧，外边多冷呀。”这端的李梅打着小卖部的公用电话冻得直跺脚。

马威风：“没事儿。我现在特烦，心里觉得堵得慌，

就是想找个人说说话。”他忘了别人怕不怕冷这回事儿。

李梅：“马总你喝酒了吧，你还是回家里吧，这么晚了，天气又不好，要不你家里人该担心了。”李梅歪着脖子夹着话筒，实在是找不出什么话题来跟马威风谈。两手使劲地搓着取暖，又不好意思放下电话，纯粹是没话找话。

那端的马威风此时正舒服地歪靠在车站广场上的长明灯柱上，义愤填膺地扯着嗓子发泄：“李梅你别跟我提家里，我就是在家里找不出一丁点儿的人气才出来转悠。人家都说婚姻就像鞋子，舒不舒服只有脚知道。你没结过婚你不会知道，和一个你完全没有感觉的人生活在一起，简直是他妈的给你上刑……”马威风真的是要找一个人说说话。一个人在电话那端滔滔不绝的一件件地拿他跟他老婆之间的故事举例说明他们没有共同语言，根本不用李梅插话。李梅冻得耳根子发疼，脑子里胡思乱想，埋怨自己干嘛要回电话找倒霉。马威风真是压抑得太久了。不由心中骂道：他妈的马威风，你手机电池怎么还不赶快用完呢。抬手腕看看表，已经半个多小时了。小卖店的阿姨隔着小挡口的玻璃窗不停地拿眼睛瞄李梅，微笑着，表情却有点讪讪的。她认识李梅，不好意思说什么，于是就在人家来买方便面的时候，用显得很不经意的动作碰了一下计价器，借此来提醒李梅应该适可而止了。李梅很不好意思，电话却放不下来，那边的马威风正讲得起劲呢。李梅只好打手势比划着让阿姨给她递过一张纸和笔，她写了个字条

递过去。阿姨心领神会，于是大着嗓门喊：“还有完没完了，你当是私人电话呀，讲不讲点公德，还让不让别人打电话了。”

马威风顿了一下，李梅感觉得到他是听见这边的叫嚷了。于是赶紧说：“对不起啊，马总，这边有人等着要打电话呢。要不，你有事儿再呼我？”

马威风无可奈何：“那就这样吧。没电话真是不方便。李梅你什么时候过生日，我送你一部手机。”

李梅说：“我过生日要等明年了。”又使劲地给阿姨递眼色，阿姨又大叫大嚷起来。李梅说：“再见啊，马总！”急匆匆挂下电话。

李梅长长地吁了口气。见阿姨瞅自己的眼神怪怪的，就作出一副很无辜的样子：“他妈的，真讨厌！心里烦不烦跟我说个什么劲儿！多少钱啊，阿姨？”

阿姨说：“3块2。小李那人谁呀，怎么那么能粘乎？”

李梅掏5块钱递过去。“做家具生意的。才见了两次面儿，就这样。阿姨你说烦不烦人？”

阿姨说：“人家结婚了吧？”

李梅愣了一下，点头：“嗯。说跟他老婆没共同语言，很不幸福。阿姨，你说这不是笑话么，他跟他老婆有没有共同语言幸不幸福关我什么事儿呀，搞得我怎么回事儿似的。这人脑袋不是有病吗！”

阿姨也不找钱，蛮有兴致地对李梅：“小李那你可要当心了。我跟你说，一个已婚的男人跟别的女人说他婚姻